

夢渡雲門：未至之境的佛教修行之旅

2025年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佛教文學創作獎學金創作組得獎作品

● 吳韋賢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碩士班



這夢境，並非驟然降臨的黑夜訪客，而是一抹悄然浸染宣紙的墨暈，在我意識最為鬆懈的堤岸處，緩慢而固執地漫漶開來。彼時，我的現實生活正困於一團無形的黏稠蛛網之中。工作是重複且耗費心神的，如同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，每一次看似努力的攀升，總在抵達某個頂點後，墜回原點，周而復始。人際關係是精緻而疲憊的舞蹈，每一個表情、每一句措辭都需經過再三斟酌，心靈彷彿穿上了一身不合時宜的鎧甲，沉重且隔絕。夜晚躺在床上，腦海裡卻如同放映著失控的默片，過往的遺憾與未來的焦慮交織成一片喧囂的雜音，將睡眠攪拌得支離破碎。就是在這樣一種內外交困、精氣神幾乎被耗盡的狀態

下，那片夢境的薄霧，第一次從我白日怔忡的片刻裡，裊裊升起。

最初的夢兆，是零碎而模糊的。或許只是在午後小憩的恍惚間，眼前會倏然閃過一段向上的、佈滿青苔的石階；或許只是在車水馬龍的喧囂中，耳畔會離奇地鑽入一縷極遙遠、極清越的風鈴聲。它們像狡黠的密碼，短暫閃現，又迅速隱沒於現實的洪流，留不下任何確切的意義，只餘下一絲心旌搖曳的悵惘。然而，隨著現實中的疲憊感與日俱增，這些夢的碎片卻如同獲得了養分，開始聚集、延伸，逐漸構築出一條愈發清晰的路徑。我開始在潛意識裡「知道」，我要去一個地方，一座藏在秦嶺最深處、地圖上找不到蹤影的古

寺，它的名字，帶著雲霧般的縹緲感，叫「雲門寺」。我也「知道」，那裡有一位僧人，法號慧聞，他離群索居，不問世事，已在那山巔的寂靜中修行了無數個寒暑。關於他，我一無所知，卻又彷彿知曉一切——他代表著我內心深處對絕對安寧、對精神超脫的全部渴望。他是我這艘在濁世風浪中顛簸的小船，所能望見的最後一座燈塔。

於是，那個決定性的夜晚終於到來。夢的開場，沒有絲毫預警。我彷彿並非從睡眠中「進入」夢境，而是夢境早已鋪陳妥當，我只是一腳踏入了另一個並存的重疊空間。周遭現實的壁壘——床榻、房間、窗外的燈火——如同潮水般無聲退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撲面而來帶著草木清新氣味的山風。我獨自一人，站在一條狹窄的山徑入口。腳下是濕滑的碎石和厚厚的松針，空氣冰涼徹骨，吸入肺中，竟有洗滌五內的通透感。這觸覺，這嗅覺，都真實得令人心悸，徹底顛覆了以往夢境那種隔閡與虛幻。

我開始向上行走。夢中的時間與空間是彈性的，時而彷彿已跋涉了數個時辰，雙腿痠軟不堪；時而又像只

是瞬息之間，便已翻過數個山頭。光線透過濃密的樹冠，灑下斑駁陸離的光影。林間幽暗處，時有窸窣聲響，不知是獾鼠穿行，還是山泉低語。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向前，向上，去往那座寺，去見那個人。這念頭如此純粹而強烈，以至於驅散了所有孤獨與恐懼。我甚至能清晰地「感覺」到，隨身行囊裡那本《金剛經》的硬角，硌在背上的微痛——這細節的真實，彷彿是夢境刻意留下的錨點，用以混淆我對真實與虛幻的判斷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眼前豁然開朗。一片較為平坦的山坳處，幾座灰黑色的建築輪廓，靜默地佇立在愈發濃重的暮色裡。那便是雲門寺了。走得近了，一種混合著歲月滄桑與自然偉力的氣息，將我緊緊包裹。山門早已傾頹，殘存的石柱如同巨獸折斷的肋骨，一塊爬滿薜荔的石匾半埋土中，「雲門」二字依稀可辨，筆畫間滿是風雨的刻痕。邁過門檻，院內的荒草幾乎有一人高，在晚風中發出沙沙的響聲，像無數細碎的耳語。正殿的屋頂塌陷了一角，露出後面鐵灰色的天空。殿內光線昏暗，一尊泥塑的佛祖

跌坐於蓮台之上，金身剝落殆盡，露出深褐色的胎土，唯有那雙微垂的眼眸，歷經劫波，依舊蘊含著無盡的悲憫，靜靜地凝視著我這個風塵僕僕的闖入者。這裡沒有香火氣，沒有鐘磬聲，只有一種沉甸甸的、幾乎可以用皮膚感知的寂靜。這寂靜並非空無，而是一種充盈的、流動的存在，它壓下了林濤，吸納了風聲，成為天地間唯一的基音。

就在我怔怔而立，被這極致的荒涼與莊嚴所震懾時，側面一間低矮的僧寮門，「吱呀」一聲開了。一位老居士走了出來。他身形清瘦，穿著一件洗得發白、幾乎與暮色融為一體的舊海青，臉上布滿皺紋，卻紅潤安詳，眼神澄澈得像雨後的山泉。他見到我，沒有絲毫驚訝，彷彿我的到來，早已是這山寺日課的一部分。他單手立掌，向我微微頷

首，動作從容如雲卷雲舒。

我慌忙還禮，喉嚨因乾渴而有些沙啞：「請問……慧聞法師可在寺中？」

他沒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引我到殿前屋檐下的一張石凳坐下，轉身從屋內提出一把陶壺，倒了一碗清水遞給我。那水冰涼甘甜，順著喉嚨滑下，瞬間撫平了所有焦灼。我再次投去詢問的目光。

老居士望著庭院中那棵姿態奇崛的古松，緩緩開口，聲音平和得像遠處的山嵐：「居士是來尋慧聞師父的？」

「是，專程前來，希望能向他請益。」

他臉上浮現出一種極深沉的、近乎慈悲的笑容，沉默了片刻，彷彿在斟酌最恰當的詞句。「慧聞師父，他……不見客的。」他頓了頓，目光似乎穿透



了我的身體，望向更遙遠的虛空。「或者說，他早已不見『客』了。不見來者為客，亦不見自身為主。他不在你所要尋找的那個『地方』。」

這話語，像一枚投入古井的石子，在我心中激起層層漣漪。我滿懷期望而來，歷盡夢中艱辛，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近乎禪機的、虛無縹緲的答案。一股強烈的失望與不解湧上心頭。「那麼，我能否去他靜修之處拜望？即便不交談，遠遠見一面也好。」

老居士輕輕搖頭，語氣溫和卻不容置疑：「後山石洞，路險且孤絕。師父入定之時，身心寂然，與岩壁、與虛空無異。居士即便到了洞口，所見亦非居士所想見之『師』，不過一具因緣暫聚的色身罷了。見與不見，有何分別呢？」

我默然了。一種深沉的無力感攔住了我。我所有的跋涉、所有的期待，在這一刻彷彿都失去了意義。老居士不再多言，拿起一把竹掃帚，開始緩慢而專注地清掃落葉，那「沙沙」聲與風吹荒草的聲音融為一體，和諧無比。我獨坐石凳，最初的躁動漸漸平息下來，開始被迫地、真正地去感受周遭的一切。

我不再執著於「尋訪」這個目的，而是讓自己沉浸於這片「未至之境」。我看那荒草，每一株都姿態各異，在殘陽餘暉中閃著金色的光邊，它們的枯榮，是天地間最自然不過的呼吸。我看那殘碑，碑文的模糊，恰似歷史無言的開示，訴說著諸行無常、盛者必衰的至理。我再擡頭看那殿中的佛像，那殘破的面容不再令人感傷，反而呈現出一種驚心動魄的美，一種超越一切形相、直指本心的莊嚴。就在這靜觀之中，白日縈繞心頭的煩惱、現實中無解的困局，竟奇異地淡去了。它們依然存在，卻彷彿被這山間的寂靜稀釋，不再具有壓倒性的力量。我忽然想起《金剛經》中言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我如此執著於要見到慧聞法師的「相」，豈不是從一開始就背道而馳？我所要追尋的平靜與智慧，或許根本不在某個具體的人身上，而在於破除對所有外相的執著之後，那顆本自清淨的心。

這時，黃昏的最後一抹光線被山巒吞沒，濃得化不開的霧氣從谷底蒸騰而上，如乳白色的潮水，悄無聲息地漫過樹林，淹沒庭院，將整個雲門寺籠

罩在一片朦朧仙境之中。能見度驟然降低，世界變得極簡，只剩下我和我所在的這方屋檐下之地。萬籟在霧中愈發沉寂，我甚至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，平穩而有力。在這種絕對的孤獨與靜謐中，我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幻覺：我與這山、這霧、這古寺，乃至那位從未謀面的慧聞法師，彷彿融為了一體。他不在某個具體的石洞裡，他就存在於這流動的霧氣中，存在於這無言的寂靜裡，存在於我此刻逐漸平息下來的呼吸之間。這「未至」，這「未見」，反而成就了一種更為廣大、更為深刻的「相遇」。

老居士為我安排了一間簡陋卻乾淨的偏房過夜。一盞小小的油燈，成了對抗整個深山黑夜的唯一光源。燈影搖曳，將我的影子投在土牆上，放大、扭曲，恍若魑魅。躺在硬板床上，山間的

寒氣透過薄薄的門縫侵入，我裹緊單薄的衣物，卻毫無睡意。萬籟俱寂中，聽覺變得異常靈敏。風穿過松林的嗚咽，遠處不知名野獸的低嚎，甚至草木生長時極細微的拔節聲，都清晰可辨。這並非令人恐懼的聲響，而是這座大山深沉而渾厚的呼吸。我在這呼吸聲中，再次打開那本夢中隨身的《金剛經》。那些平日裡覺得艱深拗口的句子，此刻卻像清泉般流入乾涸的心田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我恍然有所悟。我的所有痛苦，不都源於對已逝「過去」的執念，和對未知「未來」的惶恐嗎？慧聞法師的修行，或許正是要將心念安住於這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的「當下」。這未至之境，並非地理上的遙不可及，而是心靈狀態的難以企及——一種徹底活在當下、不為境轉的絕對自由。

清晨，我在清冷的空氣和婉轉的鳥鳴中醒來。山霧尚未散盡，給庭院蒙上了一層薄紗。告別之時，老居士送我到傾頹的山門外。他從寬大的袖中取出一個用柏樹葉細心編織的小香囊，遞到我手中，那香囊散發著一股清冽而苦澀的香氣，提神醒腦。「山中別無長物，



這個帶上，可避些山野瘴氣。慧聞師父雖未與居士交談，但這山中的一夜，這份寂靜，但願居士能帶回塵世中去。」

我接過香囊，深深一揖，心中充滿了無言的感激。下山的路，步履輕快了許多。我不再是那個滿懷焦慮的尋訪者，而像一個被洗滌過的容器，裝載著滿滿的靜謐。夢境在這裡開始變得模糊，如同霧氣在朝陽下消散。我感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輕，彷彿要隨風飄起……然後，猛地一震，我睜開了眼睛。

眼前，是熟悉的天花板，窗外傳來汽車的喇叭聲和鄰居的喧嘩。我仍舊躺在都市家中的床上。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，刺眼而真實。那個夢，卻清晰得如同剛剛經歷過的現實，那份山間的寂靜與清冷，依然頑固地盤踞在我的感官深處，與周圍的喧囂形成尖銳的對比。我下意識地摸了摸枕邊，那裡當然沒有什麼柏葉香囊，但我的指尖，卻彷彿真的殘留著那一縷清苦的香氣。

這場大夢，已過去多日，其影響卻如同餘震，持續不斷。我依舊在紅塵中奔波，依舊要面對諸多無奈與煩惱。但有些東西，確然不同了。當我再次被

會議室裡的硝煙熏得頭昏腦脹，當我再次在人際的蛛網中感到窒息，我便會閉上眼睛，如同啟動一個秘密開關。剎那間，那秦嶺的風，雲門寺的霧，屋檐下的清涼，老居士平和的目光，以及那份重若千鈞的寂靜，便會穿越夢與醒的邊界，將我輕輕包裹。它像一帖清涼劑，鎮靜著我沸騰的焦慮；又像一座無形的燈塔，提醒我彼岸的存在。

我終未得見慧聞法師。然而，這「未至」，這「未見」，恰恰是這場夢境最深刻的饋贈。它讓我明白，真正的道場，不在遠山，而在心內；真正的度化，並非來自高僧的言語，而是源於自我心念的轉換。那看似遙不可及的未至之境，或許，就隱藏在我平息內心狂瀾、安住於當下這一念的瞬間。夢雖已醒，但那條由夢境指引的、通向內心寧靜的路徑，卻在醒來之後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與真實。🌀

